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
第十三回 通別緒且留尺素 鼓天風忽折竿旗

友蘭回頭，見是張氏，忙道：「姊姊尚有何言？」張氏道：「斜陽欲落，夜色初生，也須散會了。請問姊姊居停所在，以便造門奉訪。」友蘭道：「妹寓南市，相離極遠，姊姊今夜如無事，願陪回棧，小坐片時。」

張氏大喜，當下又宣明幾條會章，另舉兩位副會長，訂定五日後各將運動情形到會報告，再行擇期集議美貨的問題。各事議定，搖鈴散會。

張氏邀友蘭同車回棧。懷祖、建威恰猶未歸。友蘭入房，見壁間一幅五人合照的小影，問道：「姊姊也在學堂麼？」張氏道：「是。這幾位都是同學，此番因放暑假，才來上海，不久就要回堂。」友蘭道：「怪不得會長一席，姊姊要請另舉。」

妹原疑心，既已做了開會的領袖，又不肯充當會長，難道是防後患，自占地步不成？原來還要回堂。」張氏笑道：「回堂呢，極早尚有一月，暫當幾日會長，原無不可，但妹既非生長此邦，此番又匆匆假道，發端之始，不過攬其大綱，到實行時，千條萬緒，節目繁多，非熟悉情形者，殆難下手。妹自揣不能勝任，故請諸姊姊另舉他人，若防後患，也不在大眾風靡時出身犯難了。姊姊是移家來滬，還是偶然經過？」友蘭道：「妹有一弟在此經商，偶來小住，適逢勝會，因做個不速之客，把身歷的苦情，借此發表，聊泄數年鬱抱。」

張氏道：「我姊妹所遇不幸，丁此屯艱，只有人人都把挑在肩上，百斤不說輕，千斤也不說重，希冀有個挽回。」友蘭道：「想呢，固不能不作如是想，但言之非艱，行之維艱，只好且看後來。」互相感歎了一回，友蘭辭去。

張氏獨自一人，覺得寂寞，翻了一本《女界鍾》，借書下酒，正在入神，門環響處，知是懷祖歸來。不想裊裊婷婷，站在身邊，依然是個蘇隱紅。

張氏停杯驚問道：「適從何來？」隱紅道：「我來已久，會應家姊姊在此坐談，妹不願多見生客，故此避開。」張氏道：

「姊姊既未他行，今日如何負約，不到園中呢？」隱紅道：「妹曾去來。姊姊狂言乍發，雄辯方酣，不欲驟來驚動，一會應家姊姊上壇了，哀情苦語。使人聞之發狂，妹遂趨出，輾轉籌思，才知昨日與姊辯論者無一非誤，明日決計回山，多則兩月，少則一月，仍當出門，願訂相見之地。」

張氏沉吟道：「妹學期未滿，尚須重返倫敦，惟遲速之期，未到預料，當在何處會晤呢？」又想了一想，問道：「姊姊能到香港麼？」隱紅笑道：「不要說是香港，即倫敦又何不可去？」

張氏道：「先到香港的妥當。」就把陳氏寓處告知，說：「請姊姊先在上海一探，妹他行，便到香港，必可相見的。」隱紅問明備細，也不多坐，匆匆即走。

張氏仍是一人自斟自飲，約及戌正，才見懷祖入房，先問一番會中的情形，轉告建威，才來說道：「今日有件奇聞，會中有人談及麼？」張氏道：「是何奇聞，卻無人道及。」懷祖道：「拒約領銜人不是欽幼琛麼？昨日有人前往，告以有人謀害，力勸暫避其鋒。欽君先曾接過兩封信，都說的何人何人閉門設計，將不利於其身，知事有因，今日寫了一封留別書，登在報上，勸大眾俟其死後，仍抱定不用美貨的主意，堅持力爭，勿為野蠻舉動，貽人口實，並將自己日間所到的地方，辦事的時刻，一並登錄，候人下手，你道奇不奇？」

張氏道：「真奇真奇，抵制的議論，起自檀香山，辦法亦其所擬，欽君又不過商會中一人，偶然領銜，害彼一人，難道能解我全局不成？」懷祖道：「若輩不如是計算，以為欽君創首，全國受其愚，弄欽君一死，他人將有戒心，不敢復與為難，若輩便可暢所欲言。至於商會中人，卻決無繼欽君起者。其留別書，述及初時合會，都預其謀，及至通電政府，便彼此推諉，不肯首先具名，欽君才挺身而出，足見諸人早有畏難怕事的心腸了。」

張氏道：「商會中無人，安知學界中無人，商會學界無人，安知商會學界以外又無人？個人的交際，甲為乙侮，尚有不平之旁觀攘臂代謀，不要說是關係全體，死一欽君，就能遂若輩的私願，有這樣容易？」懷祖道：「觀中國目前的民氣，謂一欽君死，必無一如欽君者起承其後，殆無一人能信此言。然若輩糊塗蟲，所見不出眉睫，遂有這些想頭。並且欽君接的信，還有些運動政府，運動外人的話哩。」張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所謂設計謀害者，不過恫喝之詞，欲令欽君自退，決不致見之實事。但為此書者何人？為此言者何人？自然都為若輩所用。若見欽君不為所動，恐運動政府、運動外人的兩層，決不能免，倒不可不防。」

懷祖道：「諺所謂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樑，若輩正處跳牆之勢，苟可以遂其私，如其願，自將無所不至。建威所以主疏通者，未始非先慮此。」

張氏道：「無壓縛猶可言疏通，以先顧內國的商人。一有壓縛，勢必至前定、後定一任若輩之便，講不得不得的兩字了。」

只有用不用是出於個人所自願，政府就肯干預，也不能家家都走去替外人說法，人人都傳到替美貨推銷。若說運動外人，不過強迫政府罷了。政府權力所不能到，也不愁無辭可復。建威以後也可以死心塌地，不再去說疏通了。」

懷祖道：「建威自聞此信，也料到運動政府、運動外人的兩層，遲早總鬚髮見，一發見後，所謂過期不定的一層，無論如何總是空談，抵制的大局，必致深受其害，故已不作疏通之想，也要服從不用美貨的主義了。但我不用美貨，又防外人不用華貨，這是建威千愁萬慮，念念不敢忘的。」

張氏道：「古人謂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，今從其說，即以若輩所待欽君者，還而以待若輩。懲其敗群之罪，泄我同胞之忿，亦不得謂之過分。但積惡者將自斃，姑且任其自生自滅，只是建威所預慮者勢不得免，將如之何？」懷祖道：

「從前所議，自興農牧，自開工廠，為現在、為將來，都是力爭上游的勝算，且俟機會。想建威決要舉行，我輩也略助一臂。」張氏道：「是非我夫婦所能主，須預告本島方可。」懷祖道：

「本島自然要報明，才能籌款，但此時且不必急，姑視局勢之進再行定計罷。」一宿無話。

明早，建威見了懷祖，就說道：「弟昨晚一夜未睡，想欽君所報告行刺的一層，決然是恫喝。但恐運動外人，以強力迫我政府，或將商人定而不出之貨，責政府之承認，或將商人出而不銷之貨，責政府之不為保護，政府僅憑唇舌，理雖長而勢不敵，怕還有意外變端哩。」懷祖躊躇道：「是誠不可不防。」

但若輩刁險若此，蠻橫若此，斷無兩利並存之勢。建威兄有何辦法麼？」建威道：「弟正為不得其策，才致失眠哩。」張氏恰在門外經過，入問緣由，建威一一告知。張氏道：「外交上的應付不盡關乎兵力，形格勢禁，有時亦賴權謀。況且彼國貨銷的少，他國貨必銷的多，一旦以抵制問題釀成意外，莫大的交涉，牽動他國商場，我直彼曲，彼敢犯此不韙麼？」

正講得高興，友蘭忽來，張氏趕快接到自己房中，尚未開談，會長處又有密信，交幹事員王韻芳面遞。張氏拆開一看，說是傳聞廈門美領署懸旗之竿，為暴徒折斷，領事照會關道，嚴詞詰責，似此輕率粗慢，授人口實之舉動，於爭例之前途，太有關礙等語。

張氏仰首沉思，約過五六分鐘，才問韻芳道：「廈門有無商會與上海可通聲氣麼？」韻芳道：「廈門商會開辦已久，為抵制事與此間亦時通消息。」友蘭道：「既如是，斷竿警報是從商會來，抑從領事署傳出呢？」韻芳道：「不從商會，也不從領事署，是西報載的來電。」張氏道：「此事如確，關係何等重大，商會中無不報告之理。既尚寂寂，恐有別情。妹意不如請會長傳是廈門，查問虛實，俟接回信，再行商量。」韻芳道：「會長亦有此意，惟與廈門，向無往來，須謀之此間商會，以是躊躇。」友蘭道：「舍弟有分號在廈，待妹囑其電問號友，諒也可得實信。」張氏喜道：「如此極好，事不宜遲，請姊姊速商速發。」韻芳道：「會

長也正懸懸，待妹奉陪回號，看發電後，便好復命。」當下兩人同辭下樓，又同坐一部馬車，閃電般飛馳而去。

張氏目送兩人，直到蹄鐵聲消，鞭絲影遠，方始回身。劈面遇著建威，動問應、王此來的緣由。張氏悄悄告知。建威道：

「原來為此？剛才華字新聞紙已經轉錄，懷祖兄正沒看完哩。」

張氏入房，也來閱看。懷祖道：「聞說廈門地方，漳泉兩府人流寓最多，外洋番客亦多屬此兩府人，其於旅外工人之感情，自較別處為勝。不要真正激成事端，把條坦平大道，添出許多荊棘，倒有些束縛手足哩。」張氏道：「商會無信，恐非確報，我已囑應家姊姊傳電去查了。」建威道：「如果情真事確，諸人之暴動固然無所辭責，若是附會妝點，或竟如莫須有三字，故意張皇，外人之用心，便不可測了。」張氏道：「傍晚時廈門總有回電，且看究竟是何情形。」懷祖道：「去電是說明此處麼？」張氏道：「不，由我去取。」便在夾袋內取時計一看，將近已初。

催飯吃畢，先到各處探望一回，臨了會才同會長來望應友蘭。一轉彎，新月映著無數電燈，照耀得大千世界，真成不夜。

行近門前，友蘭恰待上車，一眼瞥見，帶笑招呼道：「正要來找姊姊們，去先勞動。」會長問道：「廈門有回電麼？」友蘭道：「有的，到不多時哩。」引進樓上正中客座內坐定，才取回電，送到會長手中。會長閱過，又遞給張氏看。除地址姓名外，只有七個字道：「有因不確，詳另信。」

友蘭先說道：「昨日廈門，聞有出口到滬的輪船，看電報似乎先經發信，大約再隔一日，便可接到了。」會長道：「事既不確，因自何來？越發叫人犯疑了。」張氏道：「起在如何，雖不可知，其非廈人之所為，要無疑義。好在一二日即可接信，一接信便可了了了。」因與友蘭訂明會期，分手各散。

過了一日，先在新聞紙見廈門商會所復上海學界的電報，也說地方平靖，並無暴動，建威、懷祖才放下心。友蘭恰好如約送過一封信來，正是其弟廈門的號信。張氏自首至尾細細看完，不覺喜動眉宇。友蘭道：「姊姊前日所談第二次的大會，愈早愈妙，妹在此間無多耽擱，能趁回粵之前，躬逢其盛，才是萬幸。」張氏道：「只在此數日間，不至誤姊姊的行期。」